

故事张家界（组诗）

胡丘陵

武陵源
听到三千奇峰拔节的声音
我早就想,拿起架在水绕四门上的御笔
在秋天摊开的圣旨上
写一首诗

袁家界, 杨家界, 张家界
已经美得没有边界
一场小雨, 给每一双眼睛
装上了玻璃

金鞭溪的金鞭, 赶着我
穿过十里画廊
贺龙, 猛抽了一口烟斗
天子山, 烟雾蒙蒙

八百秀水都是弱水
属于我的, 只有最后一滴

三千趟火车, 或者
三千个航班。装满了
三叶虫, 和娃娃鱼一起
啼哭亿万年的友谊

走进地球上这绝版的山水
想想那些恐龙、虎豹
海藻和珊瑚
我的头发, 大雪纷飞

点将台
面对这些, 被镜头
挑剔过的山峰
我的目光, 东倒西歪

石头缝里的泥土, 供养着
石头上的花朵

每一个山峰, 都很清高
一些石头向另一些石头学习
却难以, 相互握手

点将台, 点来点去
最高的那个峰, 最为孤独
听得更多的, 是山谷中的风言风语

点将台, 点到的都是些
好看的石头

那些好用的石头, 与我的骨头一样
佝偻在水泥底下, 或者
成了粉身碎骨的水泥

生养之地
黄龙洞里, 冰冷的眼泪
滴成钟乳, 喂养
回声中的母亲

烟雨, 是山村姑娘的织锦
银饰祖祖辈辈的, 生养之地

竹篾簸箕, 晒成一个民族的月亮
凉风吹过, 唱出
格丽克的诗意

当红柿子的梦幻, 挂满
遥不可及的枝头
黄昏, 在回家的路上迟疑

夕阳心急如焚的时候, 猕猴
正在给猕猴桃
包扎伤口

桑植民歌
桑植民歌, 是与灯台缠绕的马桑树
唱得鲤鱼跳在急滩上
唱得一年不来, 一年等

桑植民歌, 棒棒锤在
张家界的石头上
唱得两年不来, 两年挨

桑植民歌, 是滚烫的澧水
冲泡几片, 嫩得不忍揉捻
还是被揉捻的
桑植白茶
唱得所有的杯子, 七上八下
乱了方寸

桑植民歌, 是喝了张家界莓茶的
张家界人
怎么唱你莫走, 你莫走
嗓子, 都不嘶哑

天门狐仙
刘海哥和胡大姐, 还在隔桥相望
梅帅元和谭盾, 已经牵手

世界的星光, 环绕着淙淙泉水
浇灌爱的荒地

胡大姐你慢点走慢点行
不管去做王的女人
还是去做樵夫的女人
都不如, 永远留在山上

做一只狐狸多好
像城里人一样, 想去宝峰湖
就去宝峰湖遛遛
想去慈利泡温泉
就可以去泡个温泉
想吃八月瓜, 就吃八月瓜

即便是, 偷吃了山民的鸡
咬伤了人
也有野生动物法保护

不要辛苦一辈子为盖几间瓦房发愁
不要为医药费借来还去
不要为学费东拼西凑
生个小狐狸, 也不会
成为, 留守儿童

赶尸
秋风是一把小提琴, 锯得树叶
纷纷躲进树根

客死异乡的尸体, 让巫师
赶在回家的路上
一只脚爱, 一只脚恨
跟沿路的任何风景, 不打招呼

自从那年, 离开母亲
我就成了一具僵尸
被人赶来赶去。赶了40多年
至今, 还没回到故乡

魅力湘西
一幅国画, 在武陵源的剧场
徐徐展开

冯小刚和刘欢, 真有两把刷子
硬是将, 沈从文的边城
变成了, 熙熙攘攘的都城

满山的花朵开进庭院
曾经放大的盆景
又还原成盆景

苗族的月亮, 比小伙子睡得还晚
土家族的太阳, 起得比姑娘更早

白族女儿的声音, 除掉了
满山的杂草

哭嫁, 哭得尚未恋爱的少女
也想早一点, 嫁个好男人

天门山索道
天门山, 每天都睁开一只眼睛
盯着大庸古城

我睁大双眼, 盯着天门山
看游人, 一个一个
快递到山上

从小学考试开始, 就想走一走捷径
走了一辈子, 总是
坎坎坷坷
今天, 终于在吊厢里
青云直上

习惯了艰难跋涉
总对没花力气的结果, 胆颤心惊

路, 在下面
却不在脚下
因为金钱的缘故
正常的攀登
反倒成了, 翼装飞行

张家界千古情
宋城里, 有很多小城故事
张家界, 是黄巧灵的模特
三亿五千万年前的渔火
被他的巧手点燃

太阳, 一夜就年轻起来
看惯了国画的人
不一定喜欢油画的
挫拍揉拉, 蹂摆涂刮

舞台上的桃花, 开得
比桃花源的桃花, 还要鲜艳
声光催生的马桑树, 长得
比刘家坪的马桑树, 还要茂盛

洪水, 在同一个夜晚泛滥
高山驱逐的流水
终究, 被大海收容

不论第一场, 还是
第二场第三场
都是, 同一场戏

大峡谷玻璃桥
踩痛一幅画。是李白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谁没有为了美丽铤而走险的冲动
只有透明, 能够丈量
向往与现实的距离

上了年纪的人, 喜欢说
过的桥比别人走过的路还多
来大峡谷的玻璃桥走一走
看看自己, 赶不赶得上
乳臭未干的儿童

（原载《十月》2021年3期。作者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作协
会副主席、诗歌委员会主任, 一级作
家,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



翘首春天 李陶摄

西界和她的杜鹃花

廖诗凤

三月, 正是西界山上紫杜鹃花开的季节。花蕾淡紫, 花朵白中带紫, 紫中带白, 花蕊金黄, 一族簇, 一团团缀满枝头, 在淡绿色的椭圆形叶片中, 像紫色的火, 像紫色的云, 像紫色的飘带, 在风里雨里, 云里雾里, 白天黑夜的开着, 美着, 香着, 没完没了的醉。

西界是桑植县城的天然屏障。远看西界如青如黛, 像水墨大师在宣纸上随意随性的一笔染就, 雄伟, 灵动, 高耸入云, 充满着神秘。

如果说桑植县城是一幅巨型山水画, 那么在三维透视中, 县城如笋的楼房, 如带的公路, 如虹的桥梁, 一定就是视平线前面的小桥流水的田园, 而西界就是视平线后面的远景了, 山头, 那一抹永远都不会消停的云雾, 一直连着天。晴天, 山在云里, 雨天, 云在山上。

一条蜿蜒曲折的绕山公路, 像一条混天绸, 从黄金塔向山顶飘去, 忽隐忽现。

这里是一个极好的野外休闲的去处。春天, 漫山遍野的开着杜鹃花和樱花, 它们都是西界的原居民, 世世代代, 祖祖辈辈的生息繁衍于斯, 在陡峭的绝壁, 在山石嶙峋的山头, 在幽深的山谷里怒放, 自由自在的, 孤芳自赏。

西界的胸怀是博大的。她在生养了无数原物种外, 还接纳了万亩人造林, 接纳了古色古香、土家民风淳朴的民居, 接纳了风中摇曳的大红灯笼, 接纳了络绎不绝的游人。

二零零一年, 桑植县何家坪社区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 对神秘伟岸的西界进行了合理的开化利用, 他们一边开发一边修复, 让屋舍在林木中天然隐匿, 公路在林间自由盘旋, 一直升上云端。

西界的神秘, 除了它的高耸, 还有它蕴藏的丰富的煤炭。山脉高耸, 一面绝壁, 一面断崖, 犹如一条巨大的鱼背, 逶迤着延伸开去。山巅丘陵起伏, 亦如空中花园。七八十年代, 桑植人在山上随便挖个洞, 就有煤炭, 肩挑背负的, 从陡峭的山路运往县城的火电厂, 养活了几代人。

开发之前, 山上到处都是遗弃的小煤窑, 一个个幽深的洞口, 像一只只巨型的独眼, 黑黑的, 深不可测。煤衣, 堆满了洼地, 树木砍伐殆尽, 山上遍体鳞伤, 千疮百孔。

桑植人急了, 三百敢于战天斗地的汉子, 六年不懈努力, 住草棚, 吃干粮, 凭着血肉之躯, 拼出了三十公里的护林公路, 拼出了七千亩人造林, 拼出了一万亩的封山育林。

如今, 山上通水通电, 桑植人在 绿色之肺 的西界, 打造了天河农庄, 一条条盘绕山头的公路, 一条条蜿蜒在峡谷中的栈道, 那就是 天上的街市。路边笔挺的林木, 簇拥的杜鹃花, 成片的茶园, 都在告诉你桑植人的格局和桑植人的精神。

西界的背面, 是桑植和永定的天然分界。站在崖壁观景台, 俯视谷底, 深万丈, 公路如带, 房如画。一条条白色的公路沿沿溪坡的山上倒挂下来, 像白练, 像瀑布, 像飘舞的哈达。而一层层梯田, 又从沿溪坡的谷底涌向山去, 像细浪, 像画卷, 像鱼鳞, 铺天盖地。

在这里, 你要屏住呼吸, 听自己的心跳; 你要揉揉眼睛, 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晴好的天气, 目之尽处, 有悬挂在天边的壁画不, 那不是水彩, 其实也不是水彩, 是水墨山水, 是仙境天门山。

如果, 你选择一个久雨初晴, 云雾会追着你, 绕着你, 裹着你, 送你升腾。你的眼前全是云雾, 山头也是, 山谷也是, 就连头顶和脚背都是, 像牛乳, 像薄纱, 轻轻地, 慢慢地流动。如果, 你再站上观景台, 眼前再没有沿溪坡, 只有云雾在你脚下翻卷, 涌动。其实, 此刻的你早已经腾云驾雾, 飘飘欲仙了。

等你清醒, 路旁的一枝杜鹃花就会不经意的和你撞个满怀。

让音乐成为人生的背景

曾红彬

不得不惊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时光中, 竟有人发明了用一定的韵律与节奏把存于世界的所有美妙的声音进行记录并表现出来, 而且可以用这些美妙的声音进行创造。而后, 幻化出来的叫做音乐的声音, 触碰着人的灵魂, 让人欢悦, 叫人忧伤。音乐从最初就在抚慰着人的心灵, 让人回归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

我是不懂音乐的。应该这样说, 我不是音乐的专业人才, 我不懂音乐知识。既然不懂音乐, 咋又能喜欢而且迷恋呢? 这样说来, 我又是音乐的知音, 我应该是特别地懂她。音乐于我便似知己了, 情到深处, 听一首音乐, 很长很长的时间里难能从其情绪的控制里抽离。我从音乐中听到了人性最本质的那种自由的挣扎、忧郁、以及与世界关系的追寻和思索。

起初接触到的音乐是大自然的声音, 有雨雪飘落的感觉。而在成长过程里, 于一个出生在封闭的山村孩子来说, 音乐的接触是十分有限的, 仅限那种民间的打击乐演奏, 间或有二胡与唢呐的吹奏。小时候的我, 听到这些乐声, 我只感得到激越, 偶尔我会感到是有一群鸟掉入了河水里, 在扑棱扑棱地飞着翅膀。在封闭的山乡之中, 人过世了, 在超度亡灵的同时, 也是这些声音来营造悲伤的情绪。除了二胡以外, 我不能理解这些打击乐, 鼓、锣、钹所发出的声音能表达悲伤。或许超度所表达的并不一定是对生命消失的伤悲情绪, 抑或所要表达正是一种释怀与放手的淡定。生命走的时候有一种激越, 也便能理解了。有鼓、锣、钹、唢呐声伴着上路, 让乐声成为生命的背景, 也是人生过程中的有幸。

接触到更多类型的音乐, 那是以后的事情。上学后, 听到了歌曲。在那个时代, 有这样一首歌曲是十分地能抚慰人孤寂的心灵。歌名我记不住了, 有一句歌词为: 月亮在白云中穿行, 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旋律舒缓优美, 其意境空灵飘渺。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典, 但是那一首歌的确是能唤醒那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情绪。经典的传承当然离不开《一条大河》《我和我的祖国》。李谷一老师一首《乡恋》的唱起, 从而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这其中, 这些个音乐都是抚慰过我的心灵的。在这过程中不得不提邓丽君。邓丽君的歌曲是应着改革开放的一种人性情感的另一种表达。从此情与爱可以光明正大地吟唱。过去叫做靡靡之音。

音乐是与时代同步的, 音乐所要表达的也应是时代的情绪。而经典音乐, 或叫古典音乐却是经过时光淘洗后留下的能唤起人们美好情感的乐章。音乐对人心灵的触碰是无比的美妙。

我有幸接触到了交响乐。交响乐便包含有西洋乐器。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从小山村来到了塞北的军营, 在军营里有军乐团。更有幸的是, 我有机会在乐团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军乐团的演奏, 让我了解到音乐宏大叙事的功能, 以及, 文字无法表达的思想以外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无比地让人震撼, 让人畅想, 偶尔也让人迷茫。在这期间我知道世界音乐史上有贝多芬、有柴可夫斯基。在音乐的海洋里有那么多的或悲壮, 或激越, 或畅想的许许多多的交响音乐。

一九八九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慰问基层部队, 演奏了两首曲子, 一首叫《卡门序曲》, 一首叫《在太行山上》。如此高水平的演奏, 其乐团和谐美妙流出来的乐声, 让近万士兵静静地听着, 没有一人发出一丝的声音。有时候音乐便成为一种信仰, 音乐便是精神的力量, 有着崇高无上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太行山上》的演奏, 似乎是在幻化重现抗日战争时期, 太行山上的人民在与日寇作斗争的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交响乐的演奏, 浑厚的圆号一响起, 人的思绪就硬生生地被带到了远古岁月的太行山上。如此, 部队在作战时吹冲锋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谁说想象中的世界不存在? 那个世界就存在于音乐里。在音乐里有你描绘的一切幸福的样子。

回到小地方, 音乐是有所缺失的。比如好多的小城市, 是无法欣赏到交响乐团演奏的, 也没有一处高雅音乐厅。我始终认为这是小城市的遗憾和生活的单调。如此, 没有感性的传达, 所有理性的价值观怎能深入人心, 人的品质怎能提高? 而酒吧, 只是人们逃避现实, 宣泄情绪, 纸醉金迷的奢华场所。这些, 我只会远远地避开。

音乐是时代的, 随着漫长的岁月变迁, 从而也留下大量的音乐。流行音乐更具时代性。伴随着我漫长人生的, 让我为之动容的音乐起初为故事片《凯旋在子夜》的主题曲。我是战士, 要不惧战争, 但更爱和平。歌曲的歌词与旋律都是无比地打动人心。尽管时光已过去很久, 在我心里仍留着被抚慰过的感动。

时代留声机的转动, 选择性的抛弃了许多的音乐, 而留下来的有共性的经典, 也有小我的独个存在。这样我记住了杭天琪的《黄土高坡》, 崔健的《一无所有》。这两首歌准确地表达了我当时所要表达的情绪。

我的爱情是被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唤醒的。我按照音乐所描述的美好找到了我的所爱。我对音乐有着特别的敏感, 往往在一首歌曲没有走红之前, 我能先捕捉到其动人的美妙之处, 从而断定其一定会走红, 成为流行。这其中有歌手韩红、羽泉。首先接触到韩红的具体歌曲记不清了, 只记得起初清涩的她穿着连衣裙弹钢琴的样子。而羽泉就是那首《最美》。这期间, 我的音乐欣赏里有了林忆莲、满文军、江涛、韩磊

音乐的形态已经发展变化得无比的丰富, 传播的方式也更于便捷。选择的丰富, 却是让人更于无从选择。但是好音乐还是能让人一听便能辨别出来的。当然, 每一人的喜好是有区别的。我不反对有人偏偏喜欢西方流行音乐。音乐的节目从同一首歌到超级女声, 到中国好歌曲等等也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些也都是社会所提供的大众文化。试想, 我们的时代发展中, 如果没有这些音乐节目, 没有这些好的歌曲, 我们该有多么的寂寞。

我现在开始听冥想音乐, 目前喜欢听林志炫的歌, 还有民间的一些乡土的原汁原味的音乐。张家界本土的作曲家胡情, 我是他的粉丝。米米的词很棒, 我也喜欢。因为我的草根性质, 我没有机缘认得他们, 仅仅只是限于音乐的天性喜欢与热爱。另一方面, 音乐的精神性让我也不想认得他们。他们要想让人记得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出新作品, 出来触碰人们心灵的音乐作品。感动我, 也感动他们自己。

所有的音乐都有存在的价值, 都能抚慰人的心灵。人的内心可以无穷的探究, 音乐是探究中给人的部分答案。听音乐, 让音乐成为人生的背景, 要当做一次修行。